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七十九

南菁書院

學禮管釋十四

甯塗夏忻心伯著

釋別子爲祖

大傳別子爲祖鄭注云別子謂宗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可謂簡而確矣陳用之於二者之外忽益一爲三謂起自民庶而致位卿大夫者亦從別子之義陳雲莊因之竊以爲非也古者諸侯尊宗大夫不尊宗白虎通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尊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尊宗喪服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諸侯尊宗之說也大傳云別

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
遷之宗內則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
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曾子問曰宗子爲士
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
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是大夫不奪宗之說也諸侯之
弟別於諸侯固當爲後世之始祖他國來遷別於本國而爲此
地之始祖亦當奉爲別子至於崛起爲卿大夫者遂奉爲別子
而爲後世之始祖是與後世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
不祖公子一例顯背大夫不奪宗之義非所以尊水源而敦本
本也或者不察反以爲能補鄭氏之所未備過矣

鄭王制注云大夫太祖謂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

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後人據此注遂謂起自民庶而致位卿大夫者亦爲別子非也鄭注喪服小記云別子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也乃專指公子而言及注大傳又通其例於始來此國者如春秋之世陳敬仲自陳來齊遂爲田氏之始祖是也王制大夫有太祖之廟鄭以別子當之其云別子始爵者卽大傳所云君命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謂始受爵命爲士大夫也下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謂他國之人始居此國君命爲卿大夫如齊敬仲之類亦可爲始祖王制之注與大傳之注互相發明非王制之注於始來此國之外又添出起自民庶致位卿大夫一種人亦得爲別子也疏不得其意謂非別子始爵者有三種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遠

世子孫始得爵命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太祖二是別子及
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太祖三是全非諸侯
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仕爲大夫者亦得爲太
祖後說可通前二說紕繆不意後儒反據爲口實於鄭注之外
又益以起自民庶致位卿大夫遂得上奪其始遷之宗也

釋公子有宗道

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
有五世則遷之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

朱子曰之所自出四字疑衍注中亦

無其文至作疏時方誤耳

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

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以上專論大夫士大宗小宗之義
此別子不專指公子他國有始來在此國者亦爲別子鄭注是

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以上專論公子有宗道之義公子只可謂之別子至五世以後始有大宗小宗之名有大宗則必有小宗有小宗則必其宗一大宗已爲大宗小宗而後族人宗之未有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小宗而無大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惟公子有此三者故曰公子是也公子雖無大宗小宗之名然實爲宗法之所自起故曰公子有宗道其所以有宗道者公子之君命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乃公子之宗道也上三項宗法之異實由此以生故鄭注不釋於上節而釋於此節職是故耳先君之適長子爲君其庶子別於國君而

爲別子或二人或三四人君命其同母庶弟一人爲之宗而羣公子奉以爲大宗斯時尙無小宗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假令君無同母弟命其庶弟一人爲之小宗而羣庶弟宗之是爲有小宗而無大宗假令祇有庶弟一人此別子不敢宗君而又無人宗已是爲有無宗亦莫之宗此宗子之宗道生於君命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故反覆以公子申明之注云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可謂質確不易矣後人說經者以魯三桓鄭七穆衰世之公子比例疑於別子之各爲

祖而不相宗誤甚

釋大宗小宗祭法

大宗主祭別子四小宗主祭高曾祖禰士二廟僅及祖禰大夫三廟僅上及曾祖凡別子之祭繼別之大宗主之高祖之祭繼高祖之小宗主之此大宗小宗雖爲大夫士皆不得爲別子高祖立廟注疏家動以廟釋之崔靈恩謂庶子寄立廟於宗子之家求之於經實無所見茲條釋之如左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注云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言祭於家容無廟也析按鄭爲騎牆之見其實大夫士只有三廟上

不及高祖何論別子凡繼別之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大夫適士爲壇祭之庶士祭於寢是以經言宗子之祭從無言祭於廟者鄭釋祭於家爲容無廟是亦疑宗子之不必有廟也要之經言宗子之祭於家此外尙多皆足爲無廟之證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則是亦無廟也又曾子問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觀祭殤無廟而曰祭於家益知前二條之言祭於家爲無廟也審矣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孔穎達云此據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非諸侯之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仕爲大夫者亦得爲太祖所按疏專以

卿大夫言謂太祖之廟卽別子不知大傳云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是別子不皆爲大夫雖士亦可爲別子士二廟至祖而止焉得有太祖之廟乎是繼別之大宗主別子之祭皆不必爲別子立太廟僭天子諸侯之制明矣惟天子諸侯而後有太祖子夏喪服傳及大傳言之甚明王制之云乃周末僭越之制不可以爲訓也

繼高祖之小宗雖爲大夫三世之內高祖有廟至四世則祧矣五世之內皆宗其繼高祖者爲小宗此高祖之祭繼高祖之適子主之但主其祭不得立廟而祭之高祖然別子何獨不然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崔靈恩遂謂寄立廟於宗子之家非也古者大功同財庶子雖爲大夫得立三廟同曾祖之宗子主其

祭不必別立廟於宗子之家若繼高祖之小宗與繼別子之大宗宗子既爲士則爲大夫之庶子供上牲於宗子之家祭之辭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是也其餘同曾祖同祖同禰之祭則同財者同祭三小宗之宗子主之不必供上牲以祭其辭亦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而已

觀小宗之祭上及高祖則知程子祭必及高祖之說爲確觀大宗之祭上及別子則知程子冬至祭始祖之說亦不爲僭廟制不得過三過二過一者義之嚴祭可以及高祖并始祖者情之通二者固並行而不悖也

小記云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古者大功同財已爲曾祖及祖之庶子則繼曾祖繼祖之宗子主

其祭故曰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已爲父之庶子則父之適子主其祭故曰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大傳總之以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其言簡而該矣至於同高祖者則繼高祖之小宗主其祭同別子者則繼別子之大宗主其祭此宗子如爲士庶子爲大夫則供上牲以祭於宗子之家是何也不同意則不同祭矣其與不祭祖不祭禰之同財者迥別

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也

無則中也閒也

一以上而祔方氏慤謂凡

祔以廟爲正故言祔廟則不言廟然則高祖有廟明矣析按祔者祔食也有廟者祭於廟而祔食無廟者從於祭而祔食卽如記言妾祖姑豈妾亦有廟乎

穀梁傳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非士大夫之所

宜據此記而謂士大夫之祭上及高祖可也謂高祖亦有廟不

可也

詩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毛傳宗室太宗之廟也然則別子有廟明矣析按昏義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成祭之是與大宗共禰廟者教成而祭於禰廟與大宗共祖廟者教成而祭於祖廟大宗如爲大夫得立三廟則教成之祭在曾祖廟可知故曰宗室大宗之廟也必以是證別子爲太祖不遷之廟則鑿矣

後世祠堂之建奉始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毀於禮不亦戾乎不知後世宗法不行又鮮世祿世官之制以祠堂奉始祖百世不遷是亦亡於禮者之禮不得以古人之法相訾議也

釋九夏樂章

九夏皆門庭之樂也周禮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出入謂出門入門也樂師敎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注云敎樂儀敎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

謂作于庭

出路門而采齊作其反入至應門

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尙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太師於是奏樂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揖讓而入入門而縣興

正義云縣興金作也

揖讓而升

堂升堂而樂闋又曰入門而金作見情也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儀禮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

夏大射儀擯者納賓賓及庭奏肆夏鄉飲酒禮賓出奏陔注曰
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
鄉射禮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燕禮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遂出大射儀同又大射儀公
入驚注曰驚夏亦樂章也以鍾鼓奏之其詩今亡此公出而言
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驚者於路寢無出入也納夏
章夏齊夏族夏於經無所見杜子春云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
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
奏族夏未
知其審以王夏肆夏昭夏祓夏驚夏例之斷爲門庭之樂無

疑鄭詩譜謂天子享元侯歌肆夏竟以肆夏爲堂上升歌之樂
誤矣

九夏之篇章無可考鄭氏以爲載在樂章樂卩亦從而亡最得

其實惟杜子春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康成信其說以爲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故以九夏爲歌詩其注鍾師一則曰樂之大歌有九再則曰此歌之大者於是詩譜推衍篇章謂天子享元侯歌肆夏不知鍾師明云以鍾鼓奏九夏豈是歌詩凡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堂上之樂只有琴瑟安得有鍾鼓且頌尊於大小雅豈有以頌之尊而奏於王出入尸出入牲出入賓入門賓出門之庭階乎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而小國諸侯不得與焉豈有鄉飲鄉射禮以士大夫之卑而賓出奏陔乎然則杜呂二君之以肆夏爲周頌誤矣

鍾師職云以鍾鼓奏九夏注云先擊鍾後擊鼓鄉飲酒奏陔注

云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燕禮賜鍾人於門內霤注云必賜鍾人者鍾師掌以鍾鼓奏九夏今奏陔以節已用賜脯以報之其根據確鑿如此乃忽於燕禮記又注云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鍾鐃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按鐃與鍾配播鍾必播鐃可知磬與笙配不與鼓配鄉飲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郝氏敬曰堂下之樂笙爲主磬亦在堂下樂卽笙磬斯爲的解矣鍾師明云以鍾鼓奏九夏則九夏之無磬明甚鄭君燕禮記注未得爲定論也

釋鍾磬堵肆

周禮小胥職云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鄭君云鍾磬者編縣

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考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鑄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

注言面者國君

於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

此諸侯軒縣

軒縣三面去南面其形曲故成二年左傳

云請曲縣繫纓以朝

鍾磬俱有全爲肆之的證也左傳襄十一年鄭賂晉

侯歌鍾二肆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案二肆爲判縣之制以半賜絳絳分之爲左右故云始有金石之樂此諸侯卿大夫判縣西鍾東磬半爲堵之的證也鄉飲禮磬階閒縮霤鄭君云大夫而特縣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